



艺术设计“中国风”——

让传统的成为时尚的

陈楠

核心阅读

传统文化“跨界”参与当代艺术设计、融入现代文化潮流的优秀实践大量涌现,一股新的“中国风”已成设计风尚

真正有生命力的“中国风”设计,一定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设计

要想让流动的传统与生动的当代对接,就得有意识地突破,让传统文化元素与不同文化语言进行融合重构

央视牛年春晚上,时装走秀节目《山水霓裳》在宛若幻境的景致中展现中国服饰之美,引发关注的同时,也让“中国风”再次成为热议话题。不单单是服饰设计,近年来,在动漫、游戏、建筑、广告、工艺美术等各个设计领域,都不约而同地涌现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挖掘和对中华美学精神的演绎。民族传统与现代时尚碰撞,形成强劲的“中国风”设计潮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一种既古老又年轻的形象呈现在大众面前。

鲜明的文化自信、主动的设计意识和开放的市场视野,成就“中国风”设计新潮流

早在17到18世纪,伴随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带有独特东方韵味的刺绣、陶瓷等中国工艺品深受西方世界欢迎,其纹样、色彩、工艺技法等对西方的绘画、建筑、工艺美术设计、服装服饰设计产生深远影响,以至于在后来的流行巴洛克艺术、洛可可艺术中都能看到中国艺术风格的影子。

在这之后,“风从东方来”的现象时有发生。中国的民族服装、动画电影《大闹天宫》《哪吒闹海》等,都曾以鲜明的民族风格和独具魅力的艺术形式赢得世界目光。成立于1956年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建校宗旨就是为了将中国传统的工艺美术、装饰艺术融入现代设计,以庞薰琹、张光宇为代表的先行者拿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设计教育和设计行业的发展,结合本土元素进行商业设计的探索渐渐出现。1992年深圳举办中国首届“平面设计在中国”大展,其中一些代表作品既体现出对国际现代设计潮流的融入热情,也表现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意识。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华文化的魅力和影响力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传统文化“跨界”参与当代艺术设计,融入现代文化潮流的优秀实践大量涌现,一股新的“中国风”已成设计风尚。无论是时尚大牌对传统织锦工艺、祥云图案、青绿水墨的娴熟运用,还是动画电影《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中融合传统魅力与年轻活力的视觉风格,抑或是电子游戏从角色、场景到道具对神话题材的审美挖掘……这股“中国风”既不同于几百年前在欧洲流行的异国情调,也与近几十年来对工艺美术现代道路的探索不尽相同。其最大特点表现为鲜明的文化自信和主动的设计意识,是在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层的理解和把握之后,立足当代社会生活,结合现代设计理念的创新;这股“中国风”也普遍更具市场视野,对时代脉动和受众需求更敏感,更具融合、跨界的特质,自觉运用新理念、新技术、新工艺体现设计之美。

超越“形”的借鉴,做到“意”的延伸,进入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和思想深处

数千年来,中华文化形成了一条未曾间断

讲述乌兰牧骑的故事——

让孩子们看到英雄闪光的样子

韩文淑

《乌兰牧骑的孩子》(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是作家鲍尔吉·原野又一次以文字的形式回到故乡,但是这一次不同于以往,他回到了故乡的最深处——童年。童年是作家心中一块珍藏的宝地,那里有代表着善良、纯真、美好的童心。作家期望小读者们从铁木耳、金桃、海兰花、巴根和江格尔这五位少年身上读到童心的可贵、人生成长的悲喜,当然还有大自然的奇妙和独特的地域风情。

鲍尔吉·原野在下笔之前也曾苦苦思索如何让这五位少年跃然纸上。最终,他唤起了自己内心的那位少年。在小说后记中,他深情回忆自己与父亲、母亲相伴的生活。于是,从开篇第一章《神鸟落在珊瑚树上》,我们就仿佛看到一位俯下身子、蹲在孩子身边,手自然搭在孩子

的传承脉络。对“中国风”设计来说,这是一个拥有丰富形式、深刻内涵和无穷魅力的中华文化资源宝库。文献典籍、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叙事资源浩如烟海,书法、绘画、篆刻、雕塑、音乐、戏曲、舞蹈等艺术形式各有千秋,建筑园林、染织服装、器物用品等工艺美术数不胜数……面对如此庞大的资源库,如何取用,怎样转化,以什么样的设计方法呈现怎样的视觉语言,尤其考验设计师的眼光与功力。

以中国元素为抓手,焕发经典元素的活力。所谓中国元素,是指经过漫长的历史凝练而形成的、具有典型中华文化内涵的元素,如具有辨识度的汉字、水墨、书法、青花瓷、京剧脸谱等。“中国风”设计一般以中国元素为表现形式,但这种表现不是简单堆砌与罗列,而是力求地道、考究,还要充分挖掘转化活化的可能,使其成为设计创新

的活跃因子。电影《黄金时代》海报设计中,宋体字的撇捺横竖点成为人物行走的森林,意指电影的主人公们在文学文化的世界游走、抉择、冲撞,汉字的间架美感与文化气息跃然纸上。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舞动的北京”,设计形式来源于篆刻肖形印,篆刻艺术刚柔并济的力道、中华文化悠久的历史、北京开放的姿态、人物奔跑的动感,多重意蕴融于一方印中,大气庄重又充满活力。这些都是巧用中国元素、将传统韵味和现代气息相结合的优秀案例。

以中华美学为基础,营造深具传统韵味的意境。一些设计尽管没有使用明确的中国元素,但因为传递出中华文化所特有的意境,依然被称作“中国风”。中国色就是这种意境的一个重要来源。中国传统艺术和工艺美术数千年来积淀了极具特色的色彩体系。和西方更注重光

“平凡英雄”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正是小说另一条重要的叙事线:五位少年的父母都是乌兰牧骑队员,五位少年的假期正是因为跟随父母下乡服务而具有了非凡意义。这次下乡,使孩子们有机会用清澈的眼睛观察人与自然的相处,用纯真的童心感受人与世界的深情厚谊。以前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父母能歌善舞,但真正下乡以后他们才知道自己的父母有多么了不起。乌兰牧骑队员深入草原牧区,不仅为牧民们带去欢声笑语,还带去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帮助他们运草、拉草、捡粪;给牧民们理发、画像、按摩;给羊泡药浴、杀虫,宣传科学知识;为牧民们展示图文并茂的期刊,介绍外面的世界;给他们播放半导体收音机,让他们听到北京的声音……在父母的影响下,孩子们也认

线作用下的“明暗”不同,中国传统色彩通常建立在原始色彩基础上。朱砂、霁色、秋香、铜绿、藕荷、青莲,这些传统颜色尤其体现自然和谐之道,饱满淋漓与含蓄蕴藉并行不悖。宋代青绿山水画中抽象而悦目的石青、石绿,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中古绢的棕黄色与鲜艳的矿物颜料的奇妙相称,甚至连岁月与时间也是这种色彩印象的参与者——敦煌艺术鲜艳的色彩经过时间雕刻呈现出特别的东方韵味。而今,经过现代设计理念和社会生活的“洗礼”,传统色彩在设计师手下继续绽放美感。曾经在敦煌壁画中大放光彩的颜色被用于手机产品设计,给人一种时光倒流、梦回敦煌的视觉感受。

以精神思想为旨归,实现形神兼备的继承转化。真正有生命力的“中国风”设计,一定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设计。传统中国的哲学与文化中有许多与现代生活和现代设计相契的地方,比如对于天人合一、大道至简、雅趣天成、自然素朴的追求,强调少即是多、不要过多人为修饰的思想,就与现代工业设计追求简洁精致的美学不谋而合。这也意味着对传统的挖掘运用要超越“形”的借鉴,做到“意”的延伸,进入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和思想深处。设计过程离不开对各种书籍文献的学习与查证,深入学习和体会中华传统哲学、美学等文化精髓,追求理论与实践结合,赋予视觉语言以更厚重的文化内涵和精神意蕴。

寻找新语境新入口,让流动的传统对接生动的当代

生活是设计的源泉。现代艺术设计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只有结合衣食住行用的社会生活,才能拉近设计与受众的关系。历史地看,许多民间艺术和民间工艺之所以能流传至今,基本上都离不开与社会生活的结合。剪纸、皮影、泥人、年画等表现出来的丰富的装饰变形、艳丽的色彩、吉祥的寓意以及大俗大雅的美取向,背后就有深刻的大众审美需求和心理基础。“万字不到头”“喜相逢”“祥云吉水”等民间艺术的图案样式,也寄寓人们朴素美好的生活愿望。民间工艺中广泛应用的烧制、染织、缂丝、珐琅、彩塑、镶嵌等传统技法,更是因为普遍的生活生产需要而延续至今。

这些提醒我们,今天的“中国风”设计不能满足于新入耳目,还要走近大众,结合并且融入当代生活,在新的语境中实现设计功用,激发文化魅力。故宫文创之所以能成为国内文创设计的“网红”,正是由于其既呈现文物之美,亦呈现文物之趣,表现文创的历史文化意义,也挖掘文物的日常实用价值,真正把设计落到了生活里。即使是甲骨文这样古老的文化符号,通过创意设计,也能激发出活文化传播的诸多可能性。近年出现的甲骨文设计字库、甲骨文表情包以及大量有趣的文创产品、交互设计,充分结合现代设计语言和媒体技术,调动起年轻人对古老文字及其文化内涵的运用热情。

寻找新语境、新入口因而尤为重要。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它随着时代变化发展不断形成新的内涵与形式。要想让流动的传统与生动的当代对接,就得有意识地突破,让传统文化元素与不同文化语言融合重构。草书与涂鸦混搭、水墨与游戏海报结合、文物国宝与科技产品联手……有了不拘一格的融合尝试,才能找到设计与当代社会新的沟通方式。同时,也要突破艺术与技术以及手工设计与数字化、产业化之间的界限,给设计注入科技含量。善于借助产业力量,让大众在更多样化的中国风作品中感受设计之美。

客观地说,中国风设计要想成为一种极具识别性的、广泛认同的、真正融入人们生活的设计风格,还有一段路要走。除了需要在挖掘传统上下功夫,还需要设计思维方法的训练和设计教育体系的完善,系统提升设计师对东方设计美学与设计方法的认识,需要更多领域更多行业的合力推进。如此,才能让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得到更有力的彰显和更广泛的传播。

(作者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制图:蔡华伟

图①为电影《黄金时代》海报(局部);图②为甲骨文镂空绘模板。

真劳作,帮忙捡粪、拉草;为了给花兰奶奶凑钱买药主动捡羊毛……在平凡的劳作日子里,在乌兰牧骑队员们每一颗辛勤的汗珠里,孩子们看到了父母们的伟岸身影——那就是英雄闪光的样子。作家从个人角度生动记录下牧民们平凡悠长的过往岁月,表达出孩子们对每一位乌兰牧骑队员的敬仰之情。

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还能为孩子们提供语言的滋养。长于散文创作的鲍尔吉·原野在语言使用的丰富性、灵活性、充盈感上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在这篇献给孩子们的小说中,这种优势被不遗余力地发挥出来。仅仅以对天空的描画为例,少年江格尔眼中的云“像巨大的白象,把长鼻子卷进肚子里,连续不停地向前翻滚”,而巴根眼中的云却是“一群鸟笔直地飞进路旁的苹果树下”,孩子们眼中沙漠的天空“像分成十层的溜冰场,每一层都有白云滑行,它们和上一层的白云互不冲突,各走各的路”……

在小说结尾,五位少年不得不跟随父母离开白桦林,他们一步三回头,眼泪沾满面颊。这仅是他们人生中需要经历的无数次离别的一次,但整个夏天的记忆或将伴随孩子们的一生。那“用目光做的绳子”牵引着读者,这里有情、有爱,更重要的是有纯真的童心。这是一本能让孩子爱上自己家园、爱上自己生活的书,也是一本让大朋友思考如何“爱”的书;它是一本以日常化的叙事视角书写乌兰牧骑队员英雄历史的书,更是一本为孩子们找到英雄的书。

数字时代的
文化生活

用好互联网,为影视产业提供发展机遇和创新动力,从而构建开放、智能、协作、共享的产业生态格局

近年来,影视行业与互联网产业深度融合,网络视频平台成为影视剧播映的重要渠道,影视作品亦成为网络平台重要的内容资源和流量入口。对互联网思维和技术的统筹运用,正深刻改变着影视艺术的呈现形态、创作观念和生

产实践。在创作生产阶段,大数据挖掘可以为影视项目开发提供有效参考。通过对各类大数据进行量化解析,能够洞察市场需求、揣摩受众画像、明确创作定位,帮助制作方设置主题、优化剧本,确定影像、音乐和剪辑风格,并找到合适的导演和演员。在网络剧《长安十二时辰》里,扮演“张小敬”的演员,就是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综合评估演员的外在形象、与角色的匹配度和过往作品表现选出的。很多平台上线的“剧本智能评估”系统会智能生成剧情曲线,展示戏剧冲突的高低起伏,并以此辅助验证剧情节奏、情节设置的合理性。

在播出上映阶段,根据用户特点制定精准化、差异化的传播策略,已成为多数影视项目的常规操作。相比于电视,网络平台能根据不同年龄、性别、地域、职业的用户进行影视内容的个性化推送,并为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影视剧挑选不同的发行和排片方式,不断延伸产品与用户之间的触点。尤其在短视频平台上,这项技术被大规模应用。在算法的驱动下,系统将决定何时、何地、向何人提供何种内容,从而更为高效、精准地触达目标用户,让“人找内容”变成“内容找人”。不仅如此,网络影视日益与文学、教育、电商、文旅、游戏等领域进行跨界合作。例如,网络剧《穿越火线》与同名游戏充分联动,纪录片《风味人间》打造“风味美食联盟”,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推出“边看边买”模式等等,为影视产业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供了便利。

在用户观赏阶段,平台能够全程监测影视内容的播映情况,为内容再生产提供强有力的反馈和参考。传统媒体受技术所限,往往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得到反馈,网络平台可以实时采集用户数据;平台上发生的搜索、拖拽、倍速、跳出、回看等观看行为,弹幕、评分、评论、转发等评价信息,以及相关关联的原作阅读、主题曲下载、二次创作等其他行为,能够帮助平台及时调整内容编排,优化用户体验。除此之外,由于影视内容在网络空间中能够被长期储存、随时调取、随手分享,有可能凭借“长尾效应”获得持续的影响力,电视剧《我爱我家》、央视版四大名著电视剧等作品在视频网站上的再次翻红,即是例证。

对于影视产业而言,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是辅助性角色而不是决定性因素,应当警惕并防止唯技术、唯数据、唯市场而罔顾文艺创作规律的倾向。随着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科技应用的不断深入,影视创作生产将沿着智慧化方向转型升级,传统影视行业的生产机制、组织架构、流程工具将获得系统性改进。用好互联网,为影视产业提供发展机遇和创新动力,从而构建开放、智能、协作、共享的产业生态格局。

借力互联网,多出好作品

朱传欣

